

文水縣志卷十二

藝文志

自班史志藝文後之志乘率倣其體而創修官廨神祠碑記與夫學士大夫之歌咏亦與焉蓋邑乘與國史不同風土人物固足備輶軒之採文章詩賦亦足揚政教之休非摛華也以紀實也且將藉以觀化焉志藝文
唐

武平一請抑母黨疏

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響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籍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家臣以宗子竊祿䟽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瞧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

又敦和親貴疏

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遂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
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
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
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膏唇之伍苟輸讒計脅肩
邸第之中噤願媪宦之側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
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
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
慈示嚴惟陛下之命

又請罷遣胡樂疏

文水縣志

卷之三

藝文

二

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於
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
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於聲律本備四彝之數比
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
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
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
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卽銷樂流而不反則放
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彝外一皆罷遣况兩儀
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
媠狎虧汗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

也

宋

惠照禪師塔銘

夫真妄同源凡聖不二而智達萬法畢竟皆空真迷者執四大以爲實覩參羅而爲有憂河潰地而奔露戒山極天而峻拔貪着取捨作爲黑業生死往返周流六趨悠悠大夢不見其覺於是有天人師出現于世界啟惠日而昏闇開朗灑甘露而煩惱清涼浩浩迷萬導之覺路其密傳心印者唯頭陀大迦業西國相傳總二十八祖至達摩多羅來化東土傳法六祖能之入室懷讓禪師居於衡山觀音

文水縣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臺世號觀音和尙觀音傳於惠珂惠珂傳於惠照貫自許何人也初母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爲兒戲行必宜視坐卽跣趺商之緇徒見皆歎曰此無上法器速令出家紹隆三寶後聞桃花洞惠珂禪門之上首特詣瞻禮惠珂一見異之笑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惠照於是五體投地跪而啟曰至如三乘文字粗家其旨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伏願能說爲我開示惠珂曰只汝所不了心卽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卽是迷若了卽是悟迷卽是衆生悟卽是佛道不離衆生別更有佛亦猶手作拳拳作手也惠照言下豁然大悟涕淚悲泣白惠珂言本將爲

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存心化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惠珂曰如是如是一切心性不生不滅諸法本自空寂是故經云諸法說本來常自寂滅相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爲座此卽諸佛如來住無所住處義如是知卽是住空寂舍坐法空坐舉足下足不離導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惠煦旣傳心印卽凡登聖知造石所不栖化城佛法現前餘念頓斷旣而南詣惠溪禮祖塔信愛啟父母依止于五臺竹林寺志本禪師虔授以金剛法華經尋及匡廬天台及諸名山遍尋聖蹟漸行至於文陽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崇勝禪院安住僧衆精舍惠煦請住謂其弟子曰吾自至於此不復有遊方之意豈吾緣在此耶於是撞鐘告衆作獅子吼天雨法雨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嚮化中夜惠煦喟然歎曰告弟子惠愔行動虔縱曰汝等見聞知覺之性與太虛同等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覽或爲境或流轉不家汝等蒙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彼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應如響無有實是故經云有一本常實餘二卽非真常了一切法空元一物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奄然歸寂嗚呼可謂了生死得自本者也俗齡六十

一僧臘四十二道俗號慕如喪考妣乃具香花幢幡遷法
身於城西蘭若積香薪而行乃有慶雲白雲五色祥雲宜
異香西來馥郁氛氲合境士庶咸皆聞知薪盡火滅其利
羅燦若珠玉弟子惠愔行勤虔縱我幽朋素元庾宏泰等
泣而收之殮以金棺今有火師苗宗廣進諸方邑眾乃前
郢匠修木爲塔以天聖三年十月日安葬於蘭若之庭予
爲惠煦火師僊化之歲勒于貞石乃爲銘曰

三界大夢 十纏長夜 先覺惻哀 降虛興化 文字
之外 心五別口 如人易夜 猶蟬脫殼 色身不留
獨全知覺 惟此知覺 實爲法身 曰自迦葉 迄乎

文木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五

惠能 爰及大師 世傳心燈 明明不絕 傳之後學
法力皆空 色身如雲 寂寂空淨 皎然甚真 厥真
伊何 永永不泯 康定元年五月初七日立

善治坊西街文廟碑記

唐吳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二本乘車而羣弟子從
者謂之圖立而顏淵侍者謂之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
小影于仙源孔氏蓋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家之
所藏也傳於樣州摹石於學中世人畫宣聖往往訛謬不
足考信此小影與今朝廷詔其家獻秘閣者乃此本也是
知無妄矣其石後有東武趙挺之所題聖人旣不得而親

見之矣今誦其書考其行事而又刻其衣冠與夫儼然盛德之容日夜想像而潛心焉時承乏高平邑人興建學校患無真容以爲憂棧州教授袁百之偶以此寄上下悅合之若符然乃示工者法以像之別摹于石以安廟壁庶傳無窮也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議郎權知澤州高平縣事兼兵馬都監飛騎尉賜緋魚袋張特記書并立石

據石所誌此孔顏真容也儀惡乎得此像哉貢生杜之美爲高平論儀以厥壻隨任忽見廟壁有遺像焉撫然思之聖賢往矣今得此真容不宛如覲面乎因而命匠墨刊施里鑄石於文陽學中以俟同志者之

文水縣志

卷之三

藝文

六

瞻仰云崇禎七年正月上旬儒學訓導嚴一誠誌

金

石爲楷文水龍堂記

文陽之邑古號平陵在春秋則本祁氏之田當炎漢則廼大陵之縣至隋開皇更爲文水蓋西谷之水其水多文因以爲名焉地貫七鄉民踰萬戶土膏氣秀財豐俗敦西山橫列而壯其形勢東汾環流而爲之襟帶風物繁華英豪間出製此美錦無非匠才是以朝廷命耶律公宰之豈意驕陽肆虐甘澤不霑歷禱名祠弗獲靈應公曰文谷之河出於名山豈無神龍主之吾將禱焉廼率寮屬吏民至河

之濱陳牲酬酒而祭之曰今旱既太甚人不聊生如縣令
泣事不法臨官不職神降之咎無辭焉且邦民何辜耶况
鬼依人而行禱於神而神不聽其將疇依請三日爲期如
能霈澤當時設像以答神休其或不然是神無靈於人矣
不三日雲蒸於文谷之源微風扇而條不鳴輕雷動而雨
迺作若遠若近既霑既足重生草木之華立見豐登之慶
於是百姓懽忻一辭播美因建廟貌用報靈恩卜地於文
谷之口開基於西山之阿芟茅啟土偶見舊址長廣縱橫
默符所料獲金渡古錢數十形模差大篆文不一異哉徵
應有如是焉將以爲垣患乎闕塹忽雷震崖崩石皆碎裂
文水縣志

卷之三

藝文

七

楞角方正如出範模墉壁既完靡有餘者其神力所助昭
然可知矣弗聲磬鼓不日告成廟宇一新繪塑克就儼如
在之貌嚴可畏之威厥後百里四方有所祈求靡不獲應
嗚呼非公精誠致祭何以動神之靈德耶非神應期錫雨
何以表公之善政耶宜乎福蔭生民血食萬世不絕矣爲
楷旅食隣封竊聽輿議輒紀其實垂之將來俾後賢知至
誠感神不誣矣

元

揭傒斯梁丞相神道碑

公諱錦陽字世榮夫人周氏太原宦族四子伯江西道肅

政廉訪司口憲奉議大夫簡仲兵部大司馬將軍尙書資善大夫蘭叔山東道左藩輔中奉大夫璣季知交城縣知縣璇孫河南道監察御史大夫政遠備述公生平歷任國事忠君愛下顯親揚名數大節求墨於余誠懇爲託弗獲辭於是發揮明德表著姓世以光于後粵稽梁羸姓伯益之後裔其後更羸以梁山爲姓以迄漢唐及宋代有名賢梁公先世河西渭南人後遷居太原之麓台鄉公之祖俊在金芸儒不仕愛拔窮苦□□爲鄉所重其長子義生公幼而岐嶷精敏異常志宏而動靜有節爲學而時習日新希周孔以肄業師顏孟而立行脩文武之姿有經濟之才

文木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八

性情經史學優韜畧度量恢廓智力絕倫能弓馬治飭武事機謀變化而人不可測中統癸亥聯甲第從順天道左副元師賈公同文參贊軍機屢著奇勳諸侯聞風而飭使書幣欲屬爲賓友者甚衆公概拜絕右丞相伯顏知公越衆薦公爲千夫長從張萬戶扈從車駕渡江上以公爲左副使管領舟楫事統兵大圍襄樊江心起萬人台以禦師制撒星椿一字橋截救圍城於是呂文煥襄陽拱獻范天順死節樊城襄樊旣下大兵渡江右丞相伯顏用公前向給舡萬艘以候大軍公每遇江湖險阻速構橋梁平治道塗渡無留難師涉大江望風順降納印荆宿郢等州旣下

以公爲左副帥師至建業宋人毀橋以拒我師公攢重造
以便軍馬往來是時宋相賈似道表覲請和守江邊將李
璫輒潛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於公永終和議公
依議彌兵通好對其使言璫一旦違詔失律將無所逃罪
公覆書宋主並達其執政兩國和戰利弊甚悉停兵半載
朝命大舉南征公上表言違盟不可上命切責公持議不
屈論察屬云宋無隙可伐盡其在我以待天時豈可毀盟
敗信□□□辱中州士大夫乎但上怒不測倘不幸而死
諸公須觀變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不遠矣衆將服其
言皆自勵也後世祖南巡公面見所言十餘事皆援據古
文木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九

義勵切時病上納之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其伐宋
事議上欲速公謂彼無釁可乘用兵未見其利惟修德以
順天心法制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培基址撫
殊俗制列鎮防窺竊廣毓英才以儲元氣藏口于國候時
而動宋可圖天下平矣帝聞公論以爲江淮南北等路文
英武飭招諭使佩國信賜金虎符公受命卽上表言新附
之民叛服不常如上海陶口洞庭山東數作亂請以次剪
平上以公爲左丞相萬戶上將軍鎮守吳江軍人貧乏以
已千石賑之時江湖軍務事煩官兵往來必乘船官舡不
敷所用每不便公以已俸造戰船百餘艘恒爲守禦盜息

民安遠近咸賴奈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私通蜀邊不軌之臣故違節制作亂希以此害公值口宋權臣賈似道欲竊劫爲功畏公洩伊丐盟幸免之際以瑄爲口實遂主毀盟舉國知其非未幾而時相伏誅似道貶死上命公取遼東所過秋毫無犯拔城日民安不驚其制師紀律概如此繼而一統歸元論功懋賞擢公統轄五路順天東甯太原延安京兆等處都元帥至元癸未虜犯雲中大破設伏侵賊萬餘夜敗而遁至元戊子虜犯密雲公奉命討敗之追至古北口班師覆命時至元庚寅公春秋四十有五辭官不允賜衣帶勅修墳大德壬寅虜犯河西公大破之於神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

木等地殺賊萬餘獲輜重馬匹器械無數由是聲名大震中外倚重至乙卯公年七十移表告老辭官歸里立庄起第優游數載於至治三年癸亥壬寅日公薨年七十有八九月朝廷以公位不滿其德謚文憲公左丞相勅封奧達魯花王奉旨立碑神道銘曰

河滌於右 山拱於東 四塞之地 三晉之中 篤生公輔 際會雲龍 令聞令望 立德立功 官銘以著 臣節以終 用表於碣 爲奕禩風

郝忠恕重修廟學碑記

至正十四年春三月文水縣尹許君重修

宜聖廟學成主簿王鳳典史劉居敬教諭田立本等同抵卦陽請紀其績將刻諸石以爲修廟學記予惟文教之重不敢固辭欣然諾之主簿等重以書來督備陳所以繕修之由曰文水縣宮自延祐四年丁巳之修建今蓋三十有八年矣壁穿瓦解風雨巋然新令尹以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至則慨然捐俸倡爲興修鳳等暨尉諸史莫敢不協力贊畫邑之士民莫不闔惓經營勸相奔走承事毋再望而功畢自殿而廊廡階庭自堂而齋序井竈通門外屏星明戟幽神位像設冕服有章作繪闕嚴馮負致美規制聿新越軼舊貫蓋勞於創造而大於興繼也於是選生徒就學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一

以復其家常不征月給筆札於貧者朔望則率諸吏告祝進諸生於冠集堂以肄講焉此尹之首政學校之大端也至於獎農均賦理民務方設施而行之邑之士民礪石以待志猶是也於念茲敢請予卽受言載之於篇而復命曰凡爲治者曷嘗不急文化而敢後乎文教哉由伏羲氏造書契以降列聖相承至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始備其論道之大寶原於天命之性而行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易書詩禮春秋之籍也學者必讀其書窮其理考其世由其道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之庶幾自士而進之聖賢之域用則兼善以及人不用則淑諸

身而止此聖人之澤也聖朝有天下由京師達於羣縣皆崇嚴廟貌而尊崇祀之制度禮樂一出於儒術每詔下必及農桑學校者蓋將衣食斯民使之不饑不寒而遜於五品也今諸君之所以見命者豈惟將記繕修之工役而已蓋亦將講明設教爲學之方耳請爲諸君言教言學古之教法始於家閭左右之師曰塾習熟之也其上則有序有序則又加詳焉由是而進於學故曰國有學學大人之學也蘇軾氏曰古之爲學者四其大者取士論政其小者絃誦也取士論政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論政猶無學也必欲復古學斯豈有司之所得爲哉幸而邑有賢尹能承宣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三

德意俾士之肄德業無違親去家而失其爲學之本况尹之治美屬耳乃能知所先務急修學以敦本爲己任信乎爲可書也子游子賤無多事功可考而皆以絃歌著稱邑豈可無賢尹之澤哉學者亦盍觀夫此繕修之事而自勵自修之乎夫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聖人示人爲學之大經大法也宮室可修而新至於美矣獨明德新民不可修而至於至善矣乎今之棟宇異乎昔之棟宇矣傾者正之圯者起之弊者易之缺者補之煥焉以新非所以修之力耶吾之爲學亦當如是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善咸稱其私欲之汨邪說之誣不學則日趨於愚闇猶昔之棟宇

也苟能一日自克一念知悔欲去而理明善彰而惡泯猶
今之棟宇也至於忠信以進德修辭以居業亦猶壁牖立
而塗暨茨樸斲陳而丹雘飭也蓋繕修之事而爲學之理
具焉孰知此非賢尹之所望於諸君子之與士民者乎以
是爲政其於化民也何有尹名繼誠字仲實西河縣人也
達魯花木拜主簿王鳳字雲翼縣尉張圯字叔瞻典史劉
居敬字行簡教諭田立本字道源其諸史及邑之士民名
氏悉載之碑陰

明

張願重修儒學記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文水縣乃太原府屬邑也成化二十一年夏劉侯偉來知
縣事以故事謁廟見大成殿傾圯兩廡并齋堂館舍亦弊
且規模狹隘淺陋不足以妥安神靈棲息士子乃慨然曰
學校者風化之原也今廢墜若此非朝廷興學養賢之意
遂與同寅謀用羨財庀工徒斥舊基而擴之撤腐材而新
之創大成殿若干楹東西兩廡若干楹庖湑庫廩亦皆創
建金碧輝煥壯偉宏麗復創櫺星門戟門明倫堂東西齋
室并肄業之所門外復創牌坊三間皆繪以五彩飭以金
膏丹漆黝聖煥然一新墻之四角甃以磚石旣堅且久於
是文水之學遂隱然爲一邑偉觀其鄉人士子舉欣欣然

有喜色以爲衣冠之盛事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岐山米公德見而美之命伐石以記其事始於宏治三年三月工方就於四年九月而侯以德政之美徵入中臺爲監察御史宏治六年冬邢侯懋來知是縣見劉侯之舉旣成而惕然有感於衷曰美哉劉侯之績奈何後之人無石以記其事遂謀於教諭于昭及諸士子恐劉侯之德久而湮沒而邑人無以致後來之思也乃以書幣介按察司僉事西蜀伍公性求余記之余惟自有元失馭海內鼎沸學校蓋嘗廢矣我太祖高皇帝興學開科之詔一下萬方之士如春旱而得甘霖皆昂首奮翼而起以爲國家用列聖相承惓惓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四

以興學育材爲心至今百三十年故賢才之出日新月盛三代而下莫斯爲盛諸生生逢休明之時又得賢令祇承德意以振作學校爲第一事諸生可不誦詩讀書履仁蹈義蓄於內則四端存發於外則五倫著其出而躋臚仕也大則極彌綸參贊之化肩伊傅而侶周召小則任旬宣化導之責踵卓魯而伍龔黃其作爲文章推明聖賢之道足以筌鏞治化粉飾皇猷百世之下人目之曰此皇明養育之效也此賢令振作之功也此文水所產之英賢也如此則上下無負不然豈予所敢知也哉劉侯字文奎陝西朝邑人邢侯字德懋山東濱州人俱以舉人來知是縣俱能

於學校廢墜之時而以興學爲事一則克慎其始一則克成厥終可謂知所先務矣是皆宜書至於有勞於是役者皆載名姓於碑陰以爲將來勸宏治十年歲舍丁巳二月二十一日

無名氏平舊都廣濟渠碑記

竊謂興利莫先舉廢通變迺以宜民自國朝先輩縣侯戴公謙者鑿泉引水溉田數千頃誌有明徵厥後漂沫湮沒無存嘉靖七年王公子雄目擊往事慨荒歉之無備思成憲之當遵於是糾合邑民挑洗廣濟古渠起水上至文峪河退水下至汾河輪流灌田週而復始卽豪強者無得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五

專其利良弱者不得靳其恩內有南武成公汝金舊縣趙公鼎二都亦各有分上水俱讓西平使焉贈迄至今王公諱賢等亦思先代流傳良法可守仍集合都之民大興開渠之利且又疏通紅橋渠一道本都二村溉田約十五頃賢等上分使水焉允若此則豐凶有賴亢旱有資西平眞爲文邑之利藪矣斯民之迪德而善長者肇自此哉勒文於碑以爲千百禩法繩之不朽云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六月十有九日遺留

無名氏重修河南廟記

文水縣治迤南五里鄉名樂村卽古西河地也乃隱泉之

所經泉流至是而澄清可濯故名曰清泉此地有茂林修竹三賢行樂之區臨流之上有河東公廟在焉考之碑誌自元延祐中鄉官知宿遷縣事韓達輩重修者迄今二十餘年廟爲風雨所壞幾毀神位鄉人韓克禮志欲新之大懼不任乃議諸鄉耆老郭己倉武真等僉曰此爲盛舉咸懼趨之卽日計諸工料之費各出百緡旬日間財物之入川委雲集度可舉事遂召工儻功於正德癸酉五月興工不期年而廟成正殿五楹巍然雄峙東西廊各五楹壯麗可觀與夫覆角亭閣樂樓門屋煥然一新四壁垣墉儼若虹貫環連臺榭丹墀甃以磚石像貌輝煌金光耀目盛舉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六

落成不可無誌以詔來者克禮輩相與請記僕謝不敢當請愈堅乃歛衽復曰卜公商衛人也以篤實之資爲生知之亞從遊聖門卒承其緒道分一體名登四科自陳蔡睽違道喪文弊公不樂仕進志在山水退隱於西河之上此其地也見其猷水泌水還遶於左雙峯陶嶽雄峙於右秀爽殊盛遂結廬於陶山之麓不踰歲民去其陋石窟之虎渡河而北盤紆之泉澆灌民田三十餘疇西河之民大蒙其德文侯師事公公告以大中之道魏稱大治當泰山頽梁木萎宜尼殂落公心喪終制及至河津公亦遂逝當侍行輩感公之賢卜窆于新豐之墟而大葬焉西

河之民感之深而思之切議爲公宅以爲祠歲時報告但以鄉社禮儀迨漢永平中以大牢幸闕里祭七十二賢封公號公得河東公之謚名收祀典西河之來此各卽其地而廟之而清泉居其一焉歷漢唐晉宋代將三千年來廟食於此歲時祭享不減於初凡水旱疾疫有禱必應公之靈在天者如水在地中無時而不在焉公之盛德大勲書之不盡言圖不盡意相與俯仰道通萬世是爲記

正德二十二年季冬十二日立

康海重修廟學記

文水廟學古昔與邑建於東河之上宋元符間邑人避水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七

患而并遷於西山之下更厯金元迄今不易其地我朝列聖迭興命官分治其間賢令體上意重修粉飾者固有其人然基址狹隘規模淺陋兼年遠而垣宇傾圯棟梁榱桷撓敗摧折不足以安棲神靈養育士子成化二十一年夏陝西朝邑劉公諱文奎者來知是縣謁廟之後喟然曰學校者風化之原賢才之所出也今頽弛若是而科目頓困我有司不無憊也於是計其木工金石之費徵積期年而後備越宏治元年秋始經營之廣其舊基宏其前規創建大成殿五楹巍峩嚴整兩廡三十四楹桷麗方繞戟門三楹開闔閎深櫺星門三楹雄偉壯觀四圍垣墉磚石甃備

皆飾以金漆丹堊繪以五綵文藻儼然辟雍泮宮之制度也其聖賢之像損壞者煇其貌壁圖者造其形巍然足起後之景仰又建明倫堂五楹東西齋各五楹庖庫廩庖各三楹及講肄之位師儒之室亦皆整飾完美厥功既成科目斯振其中鄉試登黃甲若解汶馮憲柳寨者相聯而第將來才俊衮衮輩出皆公興學作養之力也四年公以德政擢中臺御史肅清百僚赫然而聲超遷兗州府太守其學師生感公之績恐後而湮晦立石以記之俾傳於永遠患其無力十五年秋濟寧劉侯銳來知是縣與謀其事侯輒允諾遂命教諭邊涇執幣於京求文以載其功予謂公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六

許讚重修魏公卜子夏廟記

文水古魏地子夏衛人相傳居文水所謂退老西河者此歟今遺蹟有商山有隱唐洞山左舊有子夏廟先吏於邑者弗飭典禮鄉士民或罔究古遂有后土福神二祠夾廟左右每歲成居人結社割羔豚享祀三廟羅拜虛傷競奏俗樂蓋有子夏所謂及優侏儻雜子女者矣正德己卯憲副林慮馬君卿督學過見而嘆之謂大壞禮制欲撤左右祠像以祀田子方段干木及增其門觀垣廡以示崇尚具言於巡撫大都憲平谷張公禴巡按大侍御莆田周公宣鈞陽任公洛咸是之巡按大侍御西蜀張公鵬合肥沈公俊金臺張公英相繼至共速其成廼命知縣包得仁教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諭孫述先李言輩撤舊增新去淫祀崇正祀悉如初議高其周垣理其棟宇歲餘工訖廟南向各三間左右廡及門各五間明煥宏廠頓加於前每春秋仲縣長吏率師生式陳明祀讀祝飲福悉遵禮度鄉人或觀於廟貌曰是何尊敬嚴肅無猥褻也或觀於禮儀曰是何寂輯整齊無聚譁也學之士又曰吾輩觀於廟之未改久矣何相遂其非以至於今乎既而遠近感悅後讚繼督學得仁以記請夫記以紀往示後子夏孔門高弟四科見稱請演文學義以記廟碑夫堯典肇文說命明學道具於人心文以暢之學以致之上古之文見於事爲中古之文由內以達外始顯於

著作後世之文逐外以忘內獨騁於聲句子貢篤信謹守而乃以文學名先儒又謂其言將使人廢學不無疑焉夫親賢遠色忠孝以信性分內事亦具備矣未至者不可不學已至者卽此是學子夏之言何弊之有且文謂之章言有章末也行有章本也學謂之覺知有餘偏也行有餘全也三十之徒孰非文學士乎獨稱子夏者以其近裏篤實得爲學之本末而孔子猶以小人爲儒戒之後世道義未聞行檢多戾者徒記勸以爲博立異以爲高騁研以爲奇書尺寸之簡謂之文工口耳之習謂之學其去道遠矣於此益可以知子夏哉若田子方段干木皆得子夏學其行文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

雖未盡合中道至於潔身守己亦不可少并字而血食茲土情文允愜矣夫晉魏自三賢後學如楊雄王通守如周黨郭林宗者不一而足皆可謂聞先哲而自奮者學者欲至聖人之中道又豈可以文學爲末務而自畫乎又豈可負今日崇尙作興之意乎自古聖賢立言講學作事建功黜邪崇正乃其大槩今日之舉其得四者之槩乎讚以是質於方伯胡君錠楊君惟康憲使孫君修大叅劉君澤李君元憲副秦君偉袁君賓馬君應祥少叅王君承祥許君雲鵬僉憲尹君京金君鯉谷君高張君文魁喬君岱僉曰允若是遂書以記之

郭廷冕重修縣治記

前嘉靖二年夏五月中山李公奉命來知文水時邑堂第
傾頽不蔽風雨越二歲九月中山公集工聚財構堂五楹
左有廳邑幕長清李公營之右有廳邑判簿岐山孟公營
之厥後曰藏府厥前曰社倉皆中山公改創也邑丞通州
曾公嘗以公委不在且專力城工故不及是時維五年例
應朝覲中山公以績最南遷復得鄜州杜公宰邑政通人
和上下相得嘗嘉三公之舉欲底厥成以六年十月之暇
興事繼工內營六曹吏房十有八楹外申明亭旌善亭各
成三楹迄今年三月厥工告就數十年廢墜一時成偉觀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矣事旣竣邑士民咸請勒石公遜弗居適牧民忠告碑者
立於成化十有一年前人之述甚備於是年四月夜爲烈
風摧折義當復立公因請命余爲記嗚呼碑之立也不仆
於邑治傾廢之時而仆於土木落成之旣雖物數使然意
者天鑒有在不欲沒羣公之績而使彰其忠牧也耶夫忠
盡已之謂也專於尊主牧惠愛之義也主於庇民忠非一
端凡補於上皆忠也牧非一事凡益於下皆牧也今觀我
邑勝舉工之營度分於四公時之先後僅及五歲或修廢
補墜仍厥舊規或革故鼎新宏厥制作勤勤營止懇懇協
心其視爲家計者不及國玩日月以苟延者不侔矣非忠

也夫然其舉也或設法區處無損於民或藉材斲用不傷其財佚以使民與民宜之均以分功民自趨之其視假公事以剝下使民視爲陷阱者不侔矣又何失爲牧焉此一事之舉有二善之集以之附於牧民忠告允乎宜矣使因是成益勵忠牧之政則後世之下斯民德斯政也目若舉也安知不有甘棠之遺詠耶余忝治下樂於仰成謹陳顛末記碑於左且爲繼膺忠牧者勸云

張鳳翔創修教場記

古者寓兵於農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行則爲五兩卒旅之衆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將無詘兵之患民無饋兵之擾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三

我朝民壯之設其昉諸此乎余邑有民兵三百居常訓練以備不虞第自有民兵以來而無講武之地蓋闕務也前此職操練者每卽民間地比藝較射往來馳騁甚至蹂踐禾稼居民苦之迨嘉靖四年秋九月典史長清李公紀贊政之暇董理民兵喟然曰兵以養而足以練而精今演武而非其地匪直無以練兵抑亦有厲於民且萬一有警緩急不能時其操備殆非爲兵民長久計也遂白於知縣李潮因請於當道乃卜於城北一里許募民田之願賣者增值償之共置地三十畝南北一百八十步東西四十步周圍築以垣牆牆下植柳二百八十餘株北構演武亭三楹

南建門房三楹廳左崇臺以樹旗門外豎牌以標額其地價銀若干兩磚瓦木石若干兩皆公設法措置上不動支官藏下不取諸民需不三月而厥工告成由是大加簡閱而可以卽戎矣又於邑庠明倫堂後東西各建號房九楹公俾士子講習有地而絃誦不輟矣縣治東建幕廳三楹公廨樓一間開柵舖舍一十四間木石工價亦皆區處板築之勞民樂趨事群工旣落本學訓導田公畔尹公卿生員王天爵等以爲斯舉也不可泯沒請勒諸石以垂不朽徵余爲記以爲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公之修學校而文治興立教場而武事備公廨舖舍煥然聿新非有爲者能若是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三

耶惜乎仕小不足以稱其才祿薄不足以酬其勞而涖任之未久也使公久於其任則興治補敝幹濟豈可量哉俾嗣是職者因而葺之薪木毋爲人所毀傷樹木毋爲人所折伐則今日之創造永爲演武之地將與吾邑而並隆矣斯記也一則爲李公嘉一則爲後來者勸今將地主四至勒諸碑陰毋使爲豪強者所侵奪云

樊從簡文水縣志叙

文水縣志八篇提綱分目著叙綴贊而評各以類見焉倡率之者縣令樊從簡也佐成之者師儒蘇君子英魏君瑀任君暘也鄉舉王君益爵孫君榮先王君榮嚴君三省也

庠士米生登吳生來鵬王生振武也僉以志旣成宜有言以弁簡端簡以首其事義弗獲已乃僭言之竊惟地理之有志尚矣其昉於古之史乎夏之禹貢周之職方天下之史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列國之史也今之一統志其天下史之餘乎郡邑志其列國史之餘乎然史撮其要志舉其詳皆所以公萬世是非之權衡以昭萬世是非之永鑑信非有良史之才者弗敢肆筆於志也志豈可以易言哉惟文古唐虞甸服之地今太原之望邑也其山川之興廢人物之盛衰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事應之常異道術之正邪匪志曷徵焉是志也者夫固不容於已矣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四

於不可已者而已之君子於此能無文獻不足之嘆乎簡自庚戌奉命來宰是邑夙夜皇皇惟吏治弗飭是懼迄今三閱寒暑矣語及邑志見其久闕乃喟嘆曰昔朱仲晦守南康下車之初首以郡志爲問論者謂其知務今余歷三載始見邑志之闕非惟不知務而典章弗修又何以道于過乎然愧非史才且無識也抑將如志何於是謀諸博雅如前諸君者相與稽山川於輿圖究人物於書史訪風俗於耆舊察政治於往蹟著異常於感召辨邪正於毫芒是非務協於公論辨必求諸道夫然後彙集而編次之建國者必分疆故首之以地理守土者必盡制故次之以建置

制度定而養不可闕也故次之以食貨養道備而教不容
緩也故次之以典禮禮樂待人而行故次之以官政爲政
以人才爲先故次之以選舉選舉以得人爲貴故次之以
人物治忽相尋而變異生焉故終之以雜述是則其綱領
然也乃復詳之以條目自沿革而寺觀評之以臆見隨諸
目而附錄而斯邑之志亦庶乎其有成矣至若筆削之嚴
立法之善固不敢僭擬於春秋要之紀載時事以備採擇
以昭鑑戒者得非櫛杙與乘之遺意者乎後有作者取徵
於是不可不創一邑之典章矣乎况繇此而上之集郡邑
而重修一統亦未必無小補也雖然華而誣詭而鄙吾懼
爲志之蠹矣果可以傳世乎哉庸以俟正於君子不知君
子以爲何如也謹書以識之

蘇子英文水志後序

志者記也史外記事之書也文水無志舊矣中州樊侯右
川來尹是邦庶政聿新顧茲闕典喟曰古者外史掌四方
之志故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備觀省也文水爲太原巨邑
可弗志乎遂銳意厥猷鳴琴暇卽博採群書咨諏士人仰
稽吐曜俯察含章以圖厥成凡天地之所生風氣之所宜
有關是邑者蒐輯爲書名曰文水縣志其篇目有八正其
經也凡例五十有六別其緯也引以啟其端贊以竟其說

斷以發其蘊公是公非錯綜斟酌咸中肯綮猶不自滿假復進庠僚靜軒魏君瑀東明任君暘經元汾澳孫君榮先文川王君益爵復軒王君榮約齋嚴君三省廩員米生登吳生來鵬王生振武英亦與焉相參互而考訂之侯之意大抵以政教爲主本勸懲爲節要事繁而義約文直而事核允稱實錄矣吁侯以博雅之學創茲曠典刊而布之誠光前而垂後也於治豈小補耶自今以繼更茲土觀斯志者地里可以究本源建置可以觀制度食貨可以明國計典禮可以敦道化官政可以定紀綱選舉可以礪節志人物可以覺德行雜記可以覘世道其愛國卹民之衷剛大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正直之氣見於言表者又將感人於無窮也猗歟休哉是志也文水事賢侯心也子英妄序諸末云

許維新新建文新鋪記

文水負晉陽百里而踰耳冠蓋往來宜有中道授餐之所舊餐於西南十里永安聚聚汾境也候人至而假鋪卽十里如假他鄉器具水薪之費倍而餐不稱也卽無論飾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直令過使客枵腹飲恨往而文水候人已倍費矣且自邑至永安無他聚禾稼萑葦彌望也其中多嘯聚偷費者先是大中丞檄郡縣多爲鄉亭以弭盜便行人卒莫有先應者今令文君治文水縣之三年力

振諸廢乃略地於此而卜築焉地易諸民某爲畝若干市諸僧某爲畝若干值取諸餘錢爲數若干宿舍三楹東厨西吏舍稱之廳事三楹東西厨役舍稱之門兩掖以肅出入周以繚垣凡室與垣其壯如家自爲巽隅斗室則邑員侯貴使止焉門前列室十一楹以貯遞卒典掃除諸器具不移諸邑而備額著之卽薪米無不預設凡賓使卽偶夜至遞卒啟戶如歸也材木工費總若干皆緩餘或以罰小罪操作無泛費亦不干諸帑以三旬竣東隣梵宇諸僧足遊檄西以餘地假民自爲室不取其值以興來者來者已種種幾成聚由是餐者省倍費而懼過客盜道塞矣許維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七

新曰余觀單襄公之論陳也則館餐要矣乎漢置亭長爲盜計詳矣顧今之吏不易作事也下咸以工役收不肖之利而上亦以興作持下而入細人之說則中人因而阻焉過使亦以他道取說不至面斥辱盜賊以衰止相蒙不至失其橐中裝則姑苟且且莫去孰肯冒不韙而爲後世計利也餘不奉中丞檄平瀆澤之費亦多矣厭然在苟且之列莫能先發余以秩滿來此愧文君之三年矣然文君此爲館客而陰制盜耳卒不以聞中丞收應命之利也方余來時美西河之士問其北秀而峭者子夏山也徘徊不能去頃之則雨至而河出諸康衢余與僕夫漂而幾死也昏

投諸館中飽而高枕雨水益至迴思非文君之賜則雖欲
至永安逃諸亂流何繇哉由此言之枵腹與竊貲尚未足
言也此山此水與此道始終也文君之計遠矣爰感而記
李喬文公祠堂說

昔者余遊藥王廟參揖衆神已而過南廊簷下見一像面
貌冠服恂恂然與衆神不類余怪而問其旁曰此爲誰曰
先任縣尹文父母之像也孰與塑之曰士民有德之人某
某爲之也曰行德政而致是事且得與諸神侍乎曰涖任
清謹崇尚包容不計人之細過馭下以寬米菜衣物捐俸
自易拘召毋擾鄉曲裁革幫馬毡氈申置公署器皿以甦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里甲創建文新舖舍以便迎接講聖諭以彰風教有功人
役給予冠帶累年積粟速與完銷冬則舍皮裘以恤貧寒
夏則禱雨澤而濟荒旱以至嚴保甲防盜賊招流亡修葺
廟宇之類難以悉舉於今增秩府倅調任嵐縣去之後民
思之故爲建祠塑像蓋曰見其像如見其人然余聞之大
悅昔鄧攸牽舟興歌羊祐峴山墮淚竊嘗疑於是今以文
公觀之世果有此事嗚呼豈非所謂民心至愚而神可以
德感者乎故爲之說以諭夫後之爲民父母者俾知所勗
焉公諱養浩字希孟號充字陝西耀州人也

馬斯和南武都增修子夏廟碑記

余憶昔宰大陵之明年閱邑志知子夏故廬在城之西南山下遺址雖蕪猶有廟祀余往謁之見其湫隘無足以儲香燭而展瞻禮每謂邑人曰邑之淫祀不爲少矣而先賢之祀顧簡陋不足觀何也居無何有省祭官成聯輝於南武都子夏廟率衆廓舊制而新之余亦捐俸助之再閱葺而廟成余已去各索予爲記予夙宰邑者也有化民之責焉甯忍以其去而忘之夫化民者導其趨猶治水者導其下也大陵之風好凌競而嗜鬪乃篤信先賢而崇祀之母亦趨善之機乎遂進邑人而語之曰爾以子夏居文學之科將母謂其柔桂而無以自立乎昔衛靈公使人召勇士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五

公孫悄悄杖劍疾呼衆咸畏之子夏三挫之曰子蓋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也君子之所惡也靈公避席而謝夫子夏之在孔門不嘗序詩傳易乎稽古志禮乎孔子不嘗屬其傳春秋乎是逡逡文學之選匪虛也而其勇若是然則士不揉其血氣亦何以剛強凌競爲乎今而後試思西河之民其搃搃而居者今猶古也先賢之流風餘韻所爲模範當年而式垂來禩者依依如在也入其廟焉而欽禮之還顧之景行之毋徒爲杖劍疾呼之習所染而化也夫是之謂崇祀者之本意也不然而徒貌崇之心去之則雖牲帛在陳俎豆在列鐘鼓在懸祝史陳信神

有吐之耳矣大陵之境土木偶而焚且供者固不乏也亦何以祀子夏爲哉余與大陵之民有提誘之責爲是不揣疏愚而就其所趨者以導之蓋有厚望焉而非徒以祀歲月已也廟經始於甲寅之春落成於丙辰之夏正殿三楹翼室六楹獻殿三楹鐘鼓樂舞樓各一座牌坊一座蓋較昔大備矣

馬斯和邑侯郭公永思碑記

公去文陽垂四十年矣而何以思惟思以四十年而後其思永而後其情真而後知不朽之精尚沁乎未泯之臆深心之感尤信於覲面之炙也蓋予已酉冬曾夢歸然城郭文水縣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有若始翬而修髯君子與相揖讓焉及至文陽東園徘徊城郭依依夢中景甚訝也且徐思古君子有功德於民報以血食志思也繫何人設此金湯永固吾圉而不聞尸而祝社而稷乎問之父老愀然曰有請焉而當事不俞也又問之鄉紳士羣然曰屢轉請焉而當事不俞且疑也問何以不俞曰力不能使之俞也問其人則曰此吾侯郭公之所爲築問何以築則俛首泣下曰曩穆廟初三關失守北人擁數萬衆乘虛搗入焚蕩我廬舍蹂躪我人民由三關而南抵石臨掠西河折而北至文陽是時也燹煙彌空殍骨彌野文以蕞爾邑覆土之壘民無固志幸彼以深入屢

飽之餘歸心方切無意環攻而偶免於屠慘然岌岌乎危矣侯至慨然曰城盛也敗豐之卮不容勺水奈何以蓬蓬短垣跛羊遊之而億萬生齒相恃爲命大陵去邊幾百里可幸長無事哉於是據土壘而甕之糾工經費不數月而落成官不煩里不擾所堞凡若干雉若干焉夫事憚勞先功難慮始而獨力爲決俾千載頽敝頓成保障非仁人之有長慮誰甘任驚民之怨而不幸且夕罔虞得代去爲快哉蓋公之爲邑者善政也息訟弭盜迺士和民種種俾益指不勝屈擢爲名御史首抑權貴朝紳咋舌於批鱗而曰兼名實嚴公私酌用舍審進退累數千言猶爲浹茲訃謨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其在關中洮河之役以單騎拒敵奮不顧身敵竟沮潰至滇南又修河壩空海田理冤獄出輕繫平反甚衆全活甚多令嗣伯均蚤成進士方樹駿流鴻咸以爲善人報施之應云斯和曰智者有作愚者享焉賢者有剋不肖者因焉微先生設天險以重藩籬桴鼓不鳴烽火未耀恐吾寢之不宴枕也夢寐之感垂四十年而動神乎人乎勲業之所肇造精意之所往來不忘乎予豈忘文民哉予獨怪父老縉紳士之所謂力不能使俞也夫力不能使之俞力使之則俞矣公義不以人心而以力謂吾民何吾有所感且有所憤也故爲之作記亦以抒人心之永思而已矣予何力

之有焉公諱宗賢字宏甫別號養虛直隸邯鄲人由鄉進士至太僕寺少卿

葉向高王東泉傳

公諱振德字惟惠其里東臯有泉游而樂之援以自號父朝卿以功曹入司京庾生子三公居仲初偕孟季學恂恂一儒者會父卒家中落從業爲賈以薄貲往來河汾間乃公托于賈而非賈人也籌盈量虛往往以儒術變通之所至猶手卷帙不釋當公父歿于官公千里匍匐獨身扶襯不以艱遺其兄弟人以是服公孝兄弟食貧苦讀不給公以心計所得緩急之無間終始人以是服公友業旣起所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居亦輒得奇贏乃身自服粗食淡操作不休惟鄉里窮交草薺收恤之惟恐後閭黨詬諱微言解紛傭人死買棺善瘞之所蓄驢斃亦爲葬埋殆謂君子富好行其惠者也公三子委季弟課業彬彬起名矣而孝友忠信時時勤勅戒旣倦游息影東臯詩酒高會非名理不談非聖賢書不蓄用成其子咸有令望逮將歿燒所負券示子孫以守財無益後二十年季子貴累贈承德郎戶部雲南司主事積善餘慶不於身而於後豈不信哉余觀古廢居善蓄挾奇贏而甲州傾邑者其人每趨利如鶩爭上權而錮下業彼隄墮豪暴如曲叔稽發之徒勿論卽以陶朱之哲也能全其

身而不能善其子丙氏之儉也能殖其家而遂使其國俗去文學夫孰有混迹市廛積德行義不失素業而光前緒啟後裔如公者乎余故曰公託於賈人也親睦仁讓其猶感陶唐之流風興起者也享年六十有六配孔安人爲文谷孔先生之兄子孔公具人倫鑒少器公因妻之子三人長在沼次在圃竝邑諸生季在臺癸丑進士今官戶部郎中爲余門下士余雖不習公然觀戶部君當官奉職潔廉視躬知公之教宏遠矣故論次之庶後之徵卓行者有所攷焉

曹珏蘇廣文傳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先生諱應聘字紹岡文水人體貌奇古有大才少貧且耕且讀下筆數百言立就諸生時卽負盛名時學使者按臨汾州先生出場八邑生童聞名聚觀圍遶幾不能去顧數奇六試不售然由先生門入黌序者不下數十人且多知名士繼爲鄆城導陞長青論青令王公遠宜慕先生博洽凡遇試卽封卷送閱皆稱得人無何致仕歸好學不倦復開帳授生徒一時入黌序者復數人如陳君三接嚴君國魁郭君城翟君永昌與不才珏相繼登甲乙榜先生武度都人舊制木村去官路十餘里有行夫守舖之累二百餘年莫可控訴先生歸林下適舊青令王公亦擢中丞巡鹺晉

中先生謁之具言路遠行夫之苦王公握手道故盡懽而別立批呈有永不行夫守舖之語勒之石土人立祠祀之是則先生雖未登廊廟而澤之及人者多矣先生何媿哉先生何歉哉

牛應徵胡命之傳

胡公諱誥字命之號舜宇行二世爲文水石東都人力學嗜古髫年爲邑增廣生員事父母以孝聞飲食非親奉不陳藥餌非先嘗不進親卒廬墓三年不見笑容又篤友愛遇兄弟有禍難傾貲拯之無恡色且急于奉公稅課不敢後值聖節嘗公服朝拜曰吾儕無以盡忠惟禮拜貢賦稍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明在三之節曾獨居書室有婆婦夤夜求薦枕席公嚴絕之次日卽移居性更好施予窮迫者周濟之無告者埋葬之中年無嗣每過神廟輒拜禱一夕夢入西嶽廟求子帝君云大病後生貴子萬曆甲辰病幾不起乙巳春齋宿寺中書院夢西嶽神來拜起而自驚及返舍而伯子勤毅公托體矣丁未生仲子後皆入庠有才名公教以體用之學每云讀書當以古聖賢爲法孔孟周程以來近代則薛文清王文成可師若時文科第譬如朝露皆不可久時當流寇殘破秦豫諭伯子曰天下自此多故矣汝當精心武備待朝廷之用乃取兵法七篇孔明心書以授之每見州縣

官貪醜不法者卽戒二子以爲若輩上負朝廷下負民生辱先累後汝曹後如蹈此卽及黃泉無相見也故伯子後歷顯官以清正著名其皆秉庭訓有素歟門下士問五經大旨何在公獨闡精義多漢宋諸儒所未發又有問延壽之道者公曰無遲起無勞形無使機無多飲無少食無損精無耗氣如斯而已年八旬壯健如少年一日沐浴冠帶呼二子隨行城隍廟行四拜禮伯子問故云予今當終矣汝曹能立身揚名予死且不朽未及月餘遂終於正寢易簀之夕伯子問身後事曰時方不靖汝有大才必當大用勉之勉之厥後伯子鄉會試洎討賊守城公時時入夢蓋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三

其忠君愛子之誠雖死不忘矣生子二仲子裕才以貢生爲別駕窮經篤學有父風伯子全才爲兵部尚書勤毅公另有傳茲不具悉伯子之子應麟以任子爲今工部虞衡郎應麟之子長曰紹以生員爲國子生次曰纘少曰繩爲邑庠生俱擅文譽時有文陽三鳳之名贊曰忠孝者人生之大節也公事親孝於昆季能篤友于誼忠君愛國之心無一日去於懷乃竟以繼掖終然積厚者流光迨伯子以事功文章爲一代偉人而子孫輩或稱宿儒或佩簪紱噫天之報施令德豈偶然哉

劉宏化縣丞趙公遺愛碑記

嘗讀史而至何武之去思宋璟之請禁立遺愛碑也蓋兩重之乃今世之去思碑亦何屬屬相望哉倘亦有尊官貴人之思乎至於一邑之貳易世之後而去德彌永思德彌深如文陽丞趙公者是真可勒諸石也文陽故巖邑丞又秩卑冗無所見短長卽居恆按故事拱手受成猶不能妄生得失焉况乎卒當敵也公又起明經非如嘔茵小史素諳赤白囊者宜不習兵乃敵殘石州奄忽至境上而公獨以身當之而又非有一成之旅數日之糧武庫之兵足爲因仍蹈藉也使市人以持兵因假貸以供餉執朽鈍以當鋒而善用所短斯已奇矣甚至增竈徙薪皆應繩墨而後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六

客兵無遏志我徒有固心合力禦之敵不敢薄城下已又爲之弔死扶傷掩骼埋斃子遺之弱息待而舉火者幾何人鈞金束矢之人其可振鹵掠之家者又幾何也卒又爲之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問宜修而不宜修者故何視徵其受政者躬秩其不勉者而後不滿歲而告成功無不可以益地守也迄今生齒完聚環雉堞而有甯宇者誰非公之精神所再造哉且計曩歲之呱呱恃饘糜爲乳哺者今且白首老矣上其先人邱壠亦旣墓木拱而識其處矣其謳吟歌頌公四十五年如一日也固也豈惟四十五年雖千百世不忘可知也若夫槐蔭婆娑其後之人已有應

臚唱之卿雲者公所自有余不敢以佞舌代文陽人之樸衷且亦非今馬侯所以從民望而勒石意也公名禧以明經薦爲山東之益都人 頌曰在昔武興封豕窺之莫敢嚮邇公于是時慷慨戎行實執鞭弭拊循還定士至如歸民忘其燬休養迄今生齒且蕃以趙名字不朽之思勒諸貞珉永勿諉矣

王在臺永賴渠碑記

永賴渠者米公初濬文峪河水而引之入城也夫今日何動爲大以開渠渠開於二十里之遙不知費幾許周折亦惡在其永賴爲按文峪河出峽澗迴其勢騰湧莫禦其流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七

遷徙靡常春夏可資灌溉而秋水澎湃滄沒恒多蓋利害參焉者公蚤已悉其情形矣重以旱魃爲災比歲不登公目擊心恫思浚一渠爲採荒計會直指使興除之檄下於是相形度勢鑿石構虹起峪口而歷龍泉并西山以漸北郭躬督荷鍤之民刻日省工人旣可以勝天山自得與澤平所過峻嶺孤峰沛若建瓴而下北郊近渠者灌田得若干頃而日引日長經城達洋環內外成活潑潑地形家曰文運自此興矣夫地無肥瘠得水則腴斯文興廢機由人轉士若民歡呼忭舞謂此舉議且百年矐矐縮縮微公不克就相與走白上台以彰其盛事諸上台驟然命勒石毋

亦爲人情易玩法人必弊今渠工竣矣保無沙磧之壅淤
乎渠利普矣保無毫強之侵漁乎上怵慮彌殷公憂心轉
切問誰繼疏濬有申明憲冊在問誰戢豪奸有分派印籍
在更於固堤之處多其植仍於受挑之地蠲其租而拮据
不遺餘力有是哉公之苦心挾水之潤以成利即分水之
勢以遠害姑不問風氣頓改人文於焉蔚起羣而食地德
飽天和歌河伯之躍靈者誦公之義不衰斯渠之所爲永
賴乎是役也經始於朱明四月落城於暮收九月上不動
官帑下不損民財大約出公之設處者什九而士紳微佐
不及時余涵濡田疇之植瞻依衆人之母覩逝者之如斯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羨澤長之文水故記之以告後之樂樂利利者知功之有
所歸耳

鄭宗周郝崔文昇疏畧

往歲張差之變操椎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上優容
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寸斬文昇以謝九廟臣
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伸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
因有文昇今文昇復置不問奸人得志何所憚而不爲也

胡全才新建關聖廟碑記

我晉狡虜外訐逆流內猖是里逼處西山寶羅其禍於時
黔首逃亡廬舍焚毀慘哉亦厄運也闔里之衆迺謀古人

禦大患除大害者尸而祝之以圖擁護僉尊帝君廟旣告竣屬予爲文以記之予維國家今日之勢無以異于炎漢靈獻之勢也民窮盜起比比皆是顧在昔魚散鳥驚時起而時滅於今狼奔豕突愈竄而愈繁在昔謀雲將雨數十載蕩平而奏績於今師老財匱十餘年驅除而罔功遂使雍冀豫揚之間靡非盜藪陵園都鄙之地不啻震鄰慨時者以爲運際之方屯予謂人謀之不臧也試思帝君之往行以觀今日之執事子女玉帛賊爲外府有能如色不染二擲金不盼者乎勦撫戰禦坐失機宜有能如斬寇立功破敵安亂者乎君父身家罔念重輕有能如許一諾而如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九

膠擯九死而若飴者乎洵如是人辦如是事精忠可以貫日大義可以參天至勇可以戡亂神威可以扶顛攘外安內又何有乎今日之寇患也哉是帝之靈千古如在而人之命萬禩永賴也闔鄉之衆尸而祝之者意在斯乎猶未也孝子渠先有龍王祠象坎之流以鎮艮之時今復創帝君廟對乾之峯以奠巽之位風水相映神靈助順行將箕畢相調疵厲不作而里中藉以呵護也豈有窮哉是爲記

米世發重修文水邑乘引

余始至文而四眺美哉山河有巖邑之快也及式子夏之廬幾幸西河教化猶有存者已入而視政簿書漫漶莫得

要領亟索舊志攷之而更缺遺甚也爾時司農大夫王公奉命督餉延川適侍御鄭公讀禮家居余朝夕造請以發吾覆然後洞矚一邑利弊若以上池之水飲長桑君藥盡而見病者五臟癥結也三載以來得無負功令爰及考成余實大幸而私念啟迪之力及於一時記載之功詔於奕世復造請侍御公重修縣志而余捐俸餘鑄之侍御公許諾廼啟二酉之藏出九疑之辨總裁英聞博物之士而論定之余受而卒業而竊歎侍御公之大有造於文也夫記載之道與經濟之猷其益家國一也然非饒經濟之猷者必不能任記載之事侍御公起家鉅鹿再移唐山旋奉命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四十

代狩七閩鳴琴攬轡所至厝注批郤導窾遊刃有餘而以其維縣寓恢帝紘者諦按茲土宜其爲桑梓垂久遠者至詳核而切要也此何論斟酌今昔籌畫裨補足增山河之勝而裒譏取義提醒人心卽子夏文學將庶幾彬彬興焉余聆侍御公之教而受賜無窮也傳侍御公之志而邑若令亦愈世受其賜也梓成並附數語以引其端

王在臺重修文水縣志叙

乙丑秋余奉旨歸攝會米侯世發號桂源重新縣志稿脫而屬余叙余寡昧安能鋪張故實竟迫於長者命弗獲辭彊勉唯唯索閱其所爲編輯者卷凡十目從其類大約多

士翻檢一稟侯指授而刪繁收佚斷章取義則鄭柱史意
葵公獨匠也意翁扞天聰之朗識加以嚴核不爽故其辭
贍不傷體文不掩質如廣谷大川異形民生俗尚異趨田
賦丁徭異數忠孝廉節異稟上下數百年文獻宛然在目
展哉一邑之春秋矣夫文負晉陽百里望而知爲巖邑邇
所該載舊有志自樊侯諱從簡修飭以後歲久漸遺雖規
模大畧不盡泯而滄桑遞更星物非故能無勢重欲返窮
極思變乎負擔適千里者尚必稽程故轍事不師古而嘗
試其聰明猶之望溟適越耳此侯悵悵乎思一斗南也於
是有輯志之役解者曰志記也其義從志從心不失其心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聖

乃爲志志蓋難言之矣吾文礪山帶河鍾靈特異而景行
先哲卜子夏之逸蹟在焉當年雅重敦倫則惟是事父母
竭力也事君致身也賢賢信友也夫此敦倫一心從不學
不慮來卽不失其赤子之心心自不失則氣靜心共無失
則情平氣靜情平山環水繞文脈原自旁皇藉表章而益
烈夫且恍然於侯之嘉惠無已也方今時事孔艱議餉議
兵時塵聖明宵旰而悉索敝賦吾文竭蹶以奉功令侯謂
足國要在足民足民莫若因民日費幾許心力引文峪水
以進城隈郊坳之內斥鹵變爲膏腴君子聽輿人之誦則
封洫之著勞可思昔晉文公雄長諸姬富厚甲中原猶不

忘田賦乘馬管大夫作內政寄軍令齊國遂以沃壤成霸業夫孰謂侯之導水利植田疇非富民之足術而軍國之攸需耶余戶員也前此之酌濟無方繼此之生殖寡策故樂觀水政見文之流澤長而更以本心不失者仰止西河之文學聞風蒸起凡民可爲豪傑比屋成可封之俗士人多君子之行文之發源不旣深乎侯茲瓜政及矣不知其政視其志富强禮樂千古之勛猷爛焉而始信王道之易易也豈獨光昭史冊已哉若曰猶是志而已幅員布列如故文物迴環如故卽賦役煩興民風凋敝稍稍不如古初而培植化導侯之德意藹鄭柱史之程量森如所稱周禮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方氏之英謀司馬長卿之椽筆不多讓何侯余之喋喋爲鄭宗周重修文水縣志跋

文水古大陵之地易以今名蓋自隋開皇始說者曰河自管涔龍門而下至於峪口其水灤波多文因以命之亶其然乎癸亥秋蒲城桂源米侯世發初令文城不期月大治旋奉命借恂文邑以水旱之頻仍歲比不登愀然曰天下利害莫大於水與其氾濫以魚吾民孰若因而導之以爲利乎於是隨山鑿石濬澮溉田被美利者業浸濡於山高水清之澤矣越明年乙丑夏侯且徵討故實毅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謂邑志久湮如涉滄溟而亡指迷之車何以

資理爰延廣文趙君應徵庠彥孟生恕李生之芬馬生時
行述蒐博採參以往帙其加意編輯則介請學博少川孔
君煥修之仍屬余亦載筆從其後余以讀禮方闕病不敏
辟辭者再四不獲命會司農大夫余業師肇區王君督餉
延川予告還里竊幸得奉郢政因與諸庠友棷扉殫精刪
煩補闕屬草具一一請之余師而總以折衷於侯之鑑裁
蓋五閱月而脫稿首輿地以訖於雜記爲卷凡十爲目凡
十有六舉山川之險易風俗之醜漓政治之得失人物之
盛衰戶口則壤之數禮教武備之修靡不犁然臚列文獻
庶其足徵哉余碌碌黜闇殊媿無能爲役梓且成侯復屬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余以一言綴末簡誼何敢辭嘗讀周禮外史掌邦國之志
古者列國各有史史亡然後志乘作志固史之遺也文爲
晉陽壯邑其君子悅於詩書其小人力於稼穡蓋有先民
之遺風焉顧向也樸而今也巧向也固而今也侈民隱士
風日新月異憂世者不無江河之慮賈生謂移風易俗類
非俗吏所能而臨政思治不若尚友論世則文之所以爲
文者可徵也夫日月出而天光煥時雨降而化澤溥自洙
泗濬源以來得文學之精者莫子夏若試稽其序詩定禮
講德西河肅然慕德而化者非吾文也與哉迄今仰止商
巖百世之下恍然若親炙之猶未也嘗馮弔千古邈文明

之所自始則有陶唐氏之故封在緬維如天在宥饑曰我
饑寒曰我寒有罪曰我陷耕鑿嬉遊會不足以慰其猶病
之念天下稱至仁焉迺帝典不曰欽明文思則曰浚水傲
予陶唐氏之心法固脈脈至今在也夫志者言乎心之所
之也侯若曰人造於道而魚造於水殖田疇誨子弟無甯
靳與茲土再覲於變之盛文學文思庶幾旦暮遇之而後
可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寸心耳推此志也傳之則爲信
史垂之則爲成憲彰往詔來方策具在侯之明德遠矣其
所以大有造於文者豈有旣哉余學膚而識渺卑之無甚
高論在文言文敬以聞之余師者聊以識侯之意云爾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國朝

郭超宗龍王山龍王廟增修碑記

文邑距城七里許四山疊出恍列翠屏山之腰有古龍王
廟俯臨深谷叢栢環羅風雨之晨煙霏霧凝如有神靈出
沒其間少折而西蜿蜒十武有泉一泓由石罅流出冽而
甘雖秀麗不及雁蕩曲折弗比武夷然而西來爽氣豁人
眉宇時值隆平恒有隱君子寄傲焉若夫中天令節重九
登高不減龍山落帽時歲丙申明府劉公諱乃桂治文之
明年祝融肆毒自春正月不雨至於夏五月殯首之歌遍
野十干之望空懸公迺惻然撤蓋棄輿禱諸神祠已至龍

王廟齋沐竭誠禱未幾而甘澍被畝桑林自責響應不過如斯蓋公之蒞余邑也修城垣也而保障屹立葺學宮也而膠庠鼎新且子衿蒙棫樸之化百姓興孔爾之歌琴鶴之風不謂再見於今日也觀里人之謠曰通神明曰祝長生其與古輿人之誦同出一轍是以精誠上格蒼穹如師曠三奏而風雨驟集鄒衍吹律而陽和協應噫公之績茂矣澤溥矣迺明府不有而歸之龍神行且捐俸增創樂樓臺閣用事神明鄉人感茲義舉輸捨若流落成日問記於余余曰樂樓之制其事近戲若之何爲此也雖然亦有說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者莫善乎樂鈞天廣奏太清作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四

矣又况崇祀有歌祝頌有詩三百篇甚離離也哉樓亦古禮之遺乎至廟之東徧躋道峻嶒拾級而上有亭翼然懸崖千尺雄風入座懍懍乎其不可留也手摘星辰始謂是歟吾由是而重有感焉士人方布衣蔬食恒藉口以天地民物爲已任及一旦釋褐牧民又易其平時之守草菅民命魚肉生靈不知身居人上一念之公私恒與鬼神之禍福相隨而百姓視此爲休戚爲民父母蓋若斯之重且難也可弗慎與後之人登斯山也覩斯記也知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輔凡龍神之霖雨降康皆我明府之濡潤攸渥也且將與蔽芾之棠歌咏德澤於不衰

曹珏卜子夏贊

於維先賢東魯嫡傳教衍西河洙泗源淵文學之科賢賢之誨億萬千年斯文未墜

又

於維先賢卓哉懿躅哲人已萎願言私淑七十維羣十哲維侶億萬千年高山仰止

田子方贊

於維子方先賢之亞藐視王侯景彼聲價子方何損子擊何益納履而去安往不得

段干木贊

於維干木踰垣斯奇脫然塵表文侯軾廬尊德自重樂義自足高臥原上秦兵不入

王岫田子方論

昔田子方遇魏太子擊於道擊下車伏謁子方不爲之禮擊遂有富貴貧賤驕人之問識何淺也而子方謂士安往而不得貧賤遂以爲貧賤宜驕人也昔人已非之矣嗚呼子方豈真謂貧賤宜驕人哉彼誠見夫戰國之士嫌貧賤而趨富貴者朝叩關暮抵壁彈鋏於門曳裾於庭所在多有欲以驕之一字爲當世下針砭耳子方豈真謂貧賤宜驕人哉不然敬其父者不必兼其子楚太子恭之言子方

能述之於侍坐不起之日而反不能諭之於伏謁不禮之際也子方豈真謂貧賤宜驕人哉

段干木論

士君子之立身不視乎前之所爲而惟視乎後之所就苟後之能自進於善卽前之所爲近於卑屑而有所不必較如魏文侯式段干木之廬致敬盡禮洵以光乎地不若光乎德也富乎財不若富乎義也乃原其初干木固駟僧人也駟僧行至賤干木自恥其行卒折節受業於子夏故學日正則德日進德日進則名日隆設使干木自甘其所爲而不揆於道又何能使魏文侯過其廬而式之哉至於高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三

陳明廷重修弔橋碑記

僕至文邑已數載凡舉動苟合於時苟便於民則無不欲爲雖才不能卽爲力不能優爲必期黽勉從事豈好爲是興工動役之舉哉勞於暫而逸於久無非與民休息之至意也本邑南門外弔橋傾頽已久時雨至輒流爲渠卽水涸而地勢不平行路之艱莫此爲甚竊欲修整之但念工

程浩大卽捐徵俸豈堪勝任爰請之正堂傅捐貲以給而紳衿商賈慨然樂助焉於以共襄厥事庶功成之後興作往來非敢曰每人而悅之也聊以期其合於時便於民爲後之樂樂利利者與爲謀始云耳

朱彝尊先賢卜子祠堂記

孔氏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子貢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曾子以魯得之至論文學必曰子游子夏孔子旣沒曾子之學羣弟子或未之篤信獨以有若爲似聖人而子夏居西河西河之人亦疑之於孔子若二子者將不得爲具體者與徐防之言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六

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以春秋屬子夏爲言其後公羊穀梁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而戴氏禮載曾子之言以於夫子罪子夏夫曰有子之言似夫子曾子聞之子游未之怪也其不從羣弟子疆者特以事之不可耳後世拘儒疑其說於廟庭之祀黥有若而進子張又或謂西河不當專事子夏由其過信曾子之言而未之繹也抑何其刺謬

與文水固當日西河之境也隱泉山之麓舊有先賢卜
子祠丙午秋八月獲拜祠下縱觀昔人碑記往往僅志土
木廢興及歷代封秩而已至其發明章句傳孔氏之學爲
西河文教所自始顧不及焉私心竊以爲憾夫山水亭臺
之勝卉木之華其有歷久不廢者遊人過之尙或覽物賦
詩或題名鑱石其處况夫瞻先賢之祠宇卒無一言暢
其旨其何以祛世儒之惑爰綴舊聞爲記亦以見戴記所
載殆非曾子之言而六經之傳子夏之功尤多報祀之義
蓋非獨西河之人宜然矣

祝德全修築孝義鎮獲河堤堰碑記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七

嘗思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生故耕耘不勤無以興其利
而修築不齊無以除其害防河之事所由與勸農並重也
本年沿河村庄大被水災本縣親臨查閱汾文兩邑二十
餘村均受其害其源在縣屬孝義村東見有獲河堤迹詢
問士民原係乾隆四十七年間值今現任撫憲蔣大人
前守汾郡時查知此情會同汾文兩邑稟明上憲給賞
官銀築成一帶堤堰以防河溢民被其澤今復被災由堤
多年損壞但堤堰原貴不時修築方可禦水合行曉諭沿
河士民知悉嗣後如爾馬村武度以及汾邑所屬百金堡
冀鎮仁岩等村務照舊築堤堰加高倍厚及時修補庶乎

民安則官安不負 蔣大人當年之美舉本縣稟公曉諭
興工之日不得有人攔阻倘有奸人阻撓並沿河種瓜菜
人致堤損壞一經察出定行重究不貸茲立碑記以昭永
遠遵之凜之

郭依山重修白衣大士閣碑記

文邑南關正西雉樓白衣大士像不知創自何代里之人
春秋禱祀以求螽斯麟趾之祥重似續也先是塩山令聖
巖武公解組家居感其靈募衆修葺而令公之孫肖先尚
志等以其祠宇傾頽而神像之漫患不鮮也謀諸里人又
更新之因以餘力重建其關門之障壁是役也無廢無侈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碑

蓋距塩山公之舉六十年於茲矣工既竣伐石以謀永久
而徵言於余余以謂白衣大士蓋出於浮屠之說祀典不

載然上古有郊禘之祀昔者姜嫄簡狄嘗禋祀其處以弗
無子生民元鳥之詩歌之以爲周人之所自始而商之所
以發祥夫稷契聖人也履武吞卵之說前儒猶或疑之而
謂聖人之生郊禘實誕降焉嗚呼其信然耶顧吾觀古神
道之興義取諸萃立爲祀以萃萬物之誠恍兮惚兮若或
憑焉用能凝其精氣而呵護其子孫則今 大士赫聲濯
靈而使斯里之人凡或弗生與生而弗育皆皇皇焉奔走
請命於其下亦固其所矧武君之爲是舉也承乃祖之志

孝也爲里人圖利其後嗣慈也事僉謀於衆而里之人莫不相與有成義也是皆可書也爰勒諸石使後之覽者有以繼焉

王鍾健大象村重修孔子廟碑記

余嘗遊覽四方每至其地必詢其風土人情與其祠宇臨觀之盛而其間棟桷崔巍金碧輝煌者往往爲奉佛之地自通都大邑以至荒村僻巷皆然異哉何奉佛之謹也夫古今忠臣孝子神聖賢人其有功於民者何限而祀享闕如豈佛教之感人有加聖賢耶抑人之奉聖賢反不如其奉佛耶吾邑大象村舊有先師孔子廟歷年旣久漸就傾

文水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五

圮今歲庚寅里人起而新之將勒石以垂永久欲予一言以爲記余考漢高以太牢祀孔子嗣後歷代帝王隆禮備臻久而益盛至我朝重道尊師自太學至各府州縣其學宮之煒燠祀典之尊嚴已詳且至前歲己丑二月太學文廟告成天子親臨釋奠余小臣備員詞館叨陪祀事覩宮牆俎豆之盛禮儀法物之美慨然思至聖之休光與盛朝之禮數有相繼而益彰者然則我孔子祀典之盛又豈在區區鄉里間耶大象村卽廟祀孔子又豈必靈之果陟降耶雖然余嘗觀蘇子記韓公廟碑云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文公且

然况 孔子乎大象人苟能竭誠致敬慄乎與如在之思則安見 至聖之靈不鑒其誠而臨耶况當世所謂棟桷崔巍金碧輝煌者不過爲奉佛地而大象之人獨知立孔子廟而祀之其識見之高下又何如也余故嘉其意而爲之記

王鍾健重修麻衣仙姑廟碑記

南華經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閱其言若河漢之無極也既而思之神人無功而其爲功也滋大又何疑焉余邑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至

桑村素有麻衣仙姑廟不知創建所自始父老所傳聞生於汾邑洪哲里隱於石室靈泉洞麻衣草履修煉成仙嗣後凡遠近居民有求必禱無禱不應感通之妙不可思議歲旱祈雨甘霖應禱而施更屢著靈顯記日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茲之所建諒非淫祀可知第歷年既久上雨旁風不無剝落其何以妥我仙靈里人公議於壬辰年重加修葺闕乙未年丁亥月告竣金碧輝煌廟貌巍峩落成之日而請記於余余不敢以不文辭嘗考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遣召麻姑既至舉家皆見之乃十七八好女子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手爪如鳥謂方平曰自接待以

來東海三爲桑田向至蓬萊水淺於往昔過半行將復爲陵陸矣方平謂經曰姑神人也又秦時麻秋爲始皇監築長城性嚴酷督人夫必雞鳴始息其女憫之假爲雞鳴羣雞鳴民得少息後仙去人亦稱麻姑云今之所祀者其卽昔之所傳與抑別有其人與是未可知也要之仙佛菩薩皆以慈悲爲心今邑人祇奉仙姑極其誠敬如此吾知仙姑之靈必歡喜踴躍被髮大荒以呵護於此也而今而後老者壽康幼孤遂長五谷登而百物昌凡我桑梓敢忘多福之貽哉爰是爲記

神仙之事本涉虛無文亦空靈曾題第以麻秋爲始皇

文水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時人誤矣

郭溫重修真武廟碑記

真武者元武也其謂之元武者何元武之名見於曲禮而位於北者也考之天官虛危二星如龜而騰蛇在虛危度之下北方地陰而龜蛇皆陰物也故象之其色元神有鱗甲見武象焉故謂之元武也宋真宗避祖諱改元爲真謂之真武真武者實北方元冥水神也而世之傳真武者則盛稱其出家修行之事彼五花聚頂萬劫不磨謂之得道究亦道其所道非聖賢之所謂道也桑村西舊有真武廟嘉慶五年邑人重修之其廟小其工省其費約囑記於余

而余才又拙是安得有宏章鉅製哉第謬參辨議而真武之所以爲真者庶以見廬山真面焉

舒毓楓葺安軒跋

官之視衙署如傳舍然苟安而已昔叔孫穆子所居一日必葺郭有道雖逆旅必灑掃而去無他無所苟也君子之於民亦無所苟而已矣文邑治事廳後有陶穴三敗溼不可居余蒞任後卽捐俸改構高屋五楹翼之以廡四層臺小榭軒然爽塏所以成安非以求安也葺而後安於民事何獨不然顏之曰葺安志所以治斯邑者亦不敢苟焉已耳